

动物和植物证实着真主的存在



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动植物类型无不证实着造物主的存在与大能。

所有这些生物都值得人们研究思考。它们具有各不相同的生命系统、多种所样的防御手段、独特的猎食方法以及有趣的繁殖方式。遗憾的事，在这篇文章里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因此，这里将描述少量类型以供大家参考。

然而，即便是这几个简单的例子也足以证明：地球上的生命不可能是偶然的产生。

从毛毛虫到蝴蝶

如果你有四五百个卵要放在户外保存，你将怎么做？最好是采取预防措施，以免它们被诸如大风等自然因素拆散。蚕是一种一次能产四百五十到五百个卵的小动物，它们采用一种非常聪明的办法来保护它们的卵：将这些卵用一种粘稠的、像丝线一样的物质联合起来。

破卵而出的毛毛虫们首先为自己找到一根安全的树枝，然后用同样的丝线将自己绑在树枝上。接着，为促使发育，它们开始用丝线为自己编织一个丝茧。这个过程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在这期间每一毛毛虫不断变化，吐出相当于九百至一千五百米长的丝线。最后，在这一过程的末尾，毛毛虫彻底变形，成为了一只漂亮的蝴蝶，开始了它新的生命。

无论是蚕妈妈保护其蚕卵的举动，还是小毛毛虫无意识的行为，进化论都无能为其做出解释。首先，蚕妈妈生产用于保护蚕卵的丝线的能力就是一个奇迹。其次，新生的毛毛虫知道最适合它的环境，根据它编织丝茧，再经历一场蜕变，这都超出了人的理解范围。因此，我们可以简明地说：每一毛毛虫来到世上都具备了一种先天的知识，知道要做什么。这也就是说，在它出生之前它已经被教授过所有这些事情。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你看到一个新生的婴儿在出生几个小时后自己站起来，找到诸如被子、枕头、床垫等所需物品，然后将这些物品整齐铺置形成自己的床铺，在躺进去休息，你对这会怎么想？从这令人吃惊的事件回过神来之后，你很可能会想到这个婴儿一定在母亲的子宫里以某种奇妙的方式被传授了去做这个程序。毛毛虫事件和这个例子中的婴儿没有任何不同。

这再次引导我们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些生物的出生、举动以及生存都是按照创造它们的真主所既定的方式进行的。《古兰经》中叙述真主启示蜜蜂、命令它们酿制蜂蜜（《古兰经》16：68—69），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来揭示世间生物的巨大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所有生物都服从于真主的意志、顺从他所制定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蜜蜂酿蜜、桑蚕吐丝的原因。

双翼的对称

当我们从相片里观察各种蝴蝶的双翼时，我们会发现一种完美的对称性。这些翅膀由各种图案、斑点和色彩装饰，每一只都如同一幅艺术品。

当你观看这些蝴蝶的翅膀时，你注意到它左翼和右翼上的图案与色彩无论多么错综复杂都互相对称——甚至是双翼上的一个斑点。这表明了一个完美的秩序与匀称。

此外，在这些轻薄的翅膀上，没有任何色彩相互混淆，它们都彼此分离。事实上，这些色彩都是由极细小的鳞片相互累积形成的。这些很容易被你的手最轻微的触摸而弄散的细小鳞片，它们竟然毫无差错地在左右翼同时配置出完全相同的图案，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即便是一个细小鳞片的更改也将破坏这种双翼的对称、损害它的美感。然而，你在世界上任何蝴蝶的双翼上都不可能发现混淆，它们整齐优美就如同一位艺术大师的杰作。确实的，它们就是伟大真主的创造。

脖子最长的动物：长颈鹿

长颈鹿具有许多令人惊奇的特征。其中之一是它们的脖子如此之长，却和其它所有哺乳动物一样仅仅依靠七节椎骨。而另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血液输送到它们长脖颈顶端的大脑没有任何障碍。人稍微想一下就会意识到心脏要将血液输送如此之高将会是多么困难。然而，长颈鹿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心脏具有高度输血的特点。这使它们能够容易地生存下去。

然而，当它们饮水时依旧面临另一个问题。基本上，每次当它们低下头饮水时，高血压就足以致使它们死亡。然而，它们脖颈中的完美系统却使它们完全消除了这一危险：当它们低下头时，脖颈中的一个阀门自动关闭，阻止了过量的血液流向大脑。

长颈鹿并非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计划形成了这些特点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说所有这些重要的特征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一个渐进与意外的进化过程而产生的，未免让人太不可思议。长颈鹿若要生存，最重要的便是拥有一个输送血液到大脑的供血系统和在它低头时阻止高血压产生的阀门系统。如果这两个特征中的任何一个不存在或是功能不全，那么长颈鹿将不可能继续生存。

从这产生的结论就是：长颈鹿这一物种，从它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起，就已拥有了所有这些关乎其生存的重要特征。一个不存在的生物，它不可能自己去规划设计自己的身体并有意识地获得这些重要特点。因此，毫不可疑，长颈鹿的存在证明了它们是由一个伟大的意志所创造的。那，就是真主。

海龟

生活在海洋中的海龟，当繁殖期到来的时候便大批地涌向海滩。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海滩。这个它们将要产卵繁殖的海滩必须是它们出生的海滩。有时候，海龟们必须穿越长达八百公里的路程才能回到那里。但是，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无论如何，它们必须到达它们出生的海滩去生产它们的后代。

海滩是极其相似的，海龟却能在离别二十至二十五年之后找到回去的路，这确实难以解释。更为神奇的是它能在光线几乎无法渗透的深邃海洋中确认自己出生地的方向，然后从众多相似的海滩中认出确切地点。

最后，成千上万的旅行者们在没有任何指南针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相会在同一海滩。这种坚持与执着真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海龟知道它们的后代不能在大海中出生存活，于是它们将卵产在海滩并用沙子覆盖。但是为什么它们都要在同一时间相会于同一海滩呢？如果它们在不同时间到不同的海滩，卵就不能够孵化了吗？研究这一课题的人面临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形。成千上万的小海龟破壳而出的时候，头上有一个硬块，它们必须克服许多障碍。这些平均三十一克重的小东西不可能自己刨开上面的沙层，它们互相帮忙，得花费几天的时间。在到达地面之前，它们要等待一会儿。因为白天它们很可能成为其它食肉动物的猎物，而且在阳光炙烤的沙滩上爬行将会极其困难。当黑夜来临，它们刨开最后的沙层，爬出地面。趁着黑暗，它们迅速爬向大海，离开了海滩，二十至二十五年之后再次返回。

这些小海龟们不可能知道破壳而出之后它们必须刨开上面的沙层，也不可能知道到达海洋还有一段距离，它们还需要等待一会儿。如果说它们被埋在沙土之下时就知道白天和黑夜，知道有其它肉食动物的存在而它们有可能成为其猎物，还有被太阳晒烤的沙子可能会伤害到自己，以及它们必须迅速回到海洋等等，这绝不可能。那么，这种有意识的行为来自哪里呢？

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这些小海龟已经被设定这样去做了。这就是说创造它们的主宰已经启示了它们这种本能来保护它们自己的生命。

攻击甲虫

关于攻击甲虫，人们已经有过大量的研究。这种昆虫使用一种化学方法来保护自己免遭敌人的伤害。

在危急时刻，攻击甲虫从体内向敌方喷出过氧化氢及对苯二酚两种化学物质来保护自己。甲虫体内的分泌腺制造出高浓度的上述两种化学物质混合物，然后将其保存在一个叫做储藏腔的器官内。这个储藏腔与另一个叫做爆发腔的器官相连，中间由括约肌隔离。当甲虫感觉到危险时，储藏腔周围的肌肉紧缩压迫储藏腔，与此同时括约肌松弛，储藏腔内

的化学物质转移到爆发腔。这时，大量的热释放出来形成的蒸汽与氧气一道压迫爆发腔体，化学物质通过甲虫体内的向外管道喷向敌人。

一只昆虫的体内含有一个能引发剧烈化学反应的强劲系统，而它自身却不受任何伤害，这对研究者而言依然是一个巨大的迷。很明显的，这个系统的存在与运行是如此复杂，不可能归因于甲虫自身。攻击甲虫仅仅两厘米长的微小躯体内是如何蕴藏这个人类专家只能在实验室里才能演示的复杂反应？

这里唯一明确的真相是：这种昆虫是完全反驳进化论的一个实例。因为这种复杂的化学体系不可能是由一系列偶然的变化、随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即使是这系统中任何部件的一个微小缺陷或毛病也将导致甲虫失去防御能力，从而被其它动物杀死或是引发它自身爆炸。因此，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种昆虫体内的化学武器是与其它部分同时完整产生的。

白蚁穴

当见到白蚁们在地上建筑蚁穴的景象时，人们都会惊奇不已。这些高五至六米的蚁穴简直是一种建筑奇观。

只要你比较一下白蚁与它蚁穴的尺寸，你就会发现白蚁成功地完成了一个比它自身大三百倍的建筑工程。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白蚁都是瞎子。

一个没有见过失明的白蚁们所建筑的巨大蚁穴之人，他很可能会想那是它们用沙土堆积而成的。可是，白蚁穴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绝妙设计：蚁穴内部拥有复杂的各种隧道、走廊、通风系统、培育特殊真菌的场地以及安全出口等。

如果你聚集数千盲人，给予他们各种机械工具，让他们去建造一个类似白蚁穴的建筑，那是绝不可能成功的。设想一下：白蚁是如何测量长度的？建造这样一个精致的建筑所需的建筑与工程知识从何而来？千万只白蚁又是如何协调工作来建造这个艺术奇迹的？

如果你在建筑的初期将白蚁穴一分为二，最后再将两部分合二为一，你会发现所有的走廊、通道、路径都互相吻合。这种神奇的事件如何解释？

从这个例子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真主为每一物种都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模式。即便是一个白蚁穴也足以让人理解并相信真主是创造这一切的独一无二主宰。

啄木鸟

啄木鸟用喙在树干上凿洞筑巢，这是很多人所熟悉的。但是，人们却忽视了一点：当啄木鸟的头猛烈而迅速地点击晃动时，它的大脑没有丝毫损伤。啄木鸟的举动正如一个人用头将一颗钉子钉入墙内。如果有人敢这样做，他很可能因为大脑出血而昏厥。可是，啄木鸟却能在两三秒的时间内连续快速敲击坚硬的树干达三十八至四十三次之多，它本身毫无损伤。

这是因为啄木鸟的头部结构是适合这一工作的完美创造。它的头颅具有一个能化解打击力的卓越防震系统。它的前额及部分头骨肌与喙相连，强健的颌关节能帮助减轻强力敲击带来的冲击力。

不仅如此，啄木鸟首选的树是苹果树。某些啄木鸟在凿洞之前先检查树龄，然后选择那些超过百岁的老树，因为百岁老苹果树那曾经坚硬的树皮因患某些疾病的缘故已经松化。这是科学最近才发现的，你可能是第一次在这里读到；啄木鸟已经知道很多个世纪了。

这还不是啄木鸟偏爱苹果树的唯一原因。啄木鸟在它巢的周围凿洞，原因最初无人了解。后来人们发现这些洞能保护它们免遭危险。随着时间

的推移，从苹果树渗漏的粘稠树脂会逐步将这些洞填满，啄木鸟巢就如同被一个池塘所环绕，可以保护它们免遭它们最大敌人——蛇的伤害。

啄木鸟的另一有趣特征是它们的舌头非常细，甚至可以伸进树上的蚁穴。它们的舌头又非常粘，可以将蚂蚁粘出蚁穴。这完美的创造还揭示出一个事实：它们的舌头有一个可以保护它们免遭蚂蚁体内蚁酸损害的构造。

这些啄木鸟，以上所述的种种特征证明了它们是被创造的。如果啄木鸟如进化论所言，是偶然演变结果的话，在它们获得这些优异一致的特点之前就早已死亡灭绝了。然而，由于它们是真主设计创造的，它们拥有着所有这些重要特征开始了它们的生命。

假眼

动物世界存在许多难以想象的有趣防御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假眼。使用假眼，许多的蝴蝶、毛毛虫以及鱼类令它们的敌人认为它们是危险的。

有一种蝴蝶，当它遇到危险时便张开双翼，展示出翅膀上一对可怕的眼睛，恐吓它的敌人。

让我们花上时间想一想：这些极其生动的眼睛会是一个偶然的产生吗？蝴蝶怎么会知道当它展开双翼时会显现一对可怕的眼睛令敌人感到恐怖？难道是它偶然看到了自己双翼上的图案而后决定危险时用它来吓唬敌人的？

这样生动的图案只可能是一个有意识设计的结果，而并非偶然。蝴蝶不可能是自己发现了翅膀上的图案然后自己使它成为一个防御手段的。很明显，真主创造了蝴蝶，在它的身躯上安置了这样的图案，然后启示了它在危险时刻使用这个图案的本能。

睡莲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花在人们看来都是很普通的，尽管它们是那样完美也罢。由于每一天在每个地方都能看到花，人们往往忽视了领悟这一创造奇迹。因此，一种生长在不同的地方、完全不同状态下的完全不同尺寸的花将让我们摘去“熟悉的眼镜”，帮助我们领悟真主的存在。

生长于亚马逊河底部粘稠淤泥里的亚马逊睡莲，它以一种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所见的方式存活着，足以让我们去除“熟悉的眼镜”。

这种植物从亚马逊河流底部淤泥里开始生长，然后向河面伸长，它们的目标是去获得对它们生存非常重要的阳光。当最终长出河面时，它们停止生长，长出一些带刺的圆形叶芽。接下短短的数小时内，这些叶芽不断生长，成为一片片长达两米的巨大叶子。它们“知道”叶子覆盖面越广，它们就越能获得更多充足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否则在缺乏光线的河底它们将难以生存。使用这一“聪明”的方法，睡莲无疑是受到启示的。

然而，仅仅拥有阳光是不够的，它们还需要同等的氧气。很明显，氧气是不可能它们在淤泥中存在的，因此睡莲的茎又向着河面尽力生长。有时，这些茎能高达十一米，它成为了叶子与根之间的氧气输送者。

河流底部最初的萌芽是如何知道它需要氧气与阳光才能存活的？又怎么知道这些必须在水面上才能获得？一个刚刚获得生命的生物是不可能意识到水有尽头的事实，也不可能知道太阳和氧气的。

因此，如果整个事件都从进化论的立场上来评论的话，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睡莲应该早已灭绝了。然而，睡莲今天依然完整地存在。

在水面获得阳光和氧气之后，睡莲令人难以置信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它们蜷曲它们巨大叶子的边缘，防止下沉。

采取这些措施延续生命之后，它们知道这还不足以令它们生殖繁衍。它们需要一种小动物将它们的花粉传授给其它的睡莲，这种动物就是一种喜欢白色的甲虫。这种甲虫喜爱亚马逊河流上睡莲开放的白色花朵，当它们光顾这些花朵的时候，睡莲便将所有叶子合拢，把这些甲虫都拘禁起来。一夜过后，这些甲虫身上沾满睡莲的花粉被释放，睡莲则改变自身的颜色以免这些甲虫将同样的花粉再带回来。这曾经纯白美丽的睡莲花现在变成了装点亚马逊河的粉红色。

如此完美细致的计划是一个毫无意识的萌芽所设计的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这是创造一切的真主的设计。这里介绍的所有这些细节都表明了植物如同宇宙中其它生物一样，它们的存在都已配备了最适宜的系统，都来自于创造它们的主宰。